

晚风·龙光塔

醉美廿三湾

| 刘志福 文 |

我受邀参加“作家书写醉美廿三湾”活动,知道了宜兴廿三湾在东岭芥下,天目山余脉延伸到宜南山区后,就静卧不动,竹林、松木覆盖,满目苍翠,我贪婪地呼吸着负氧离子含量很高的鲜甜纯净空气,神清气爽。

东岭芥夏凉冬热的美好传说,吸引了我。听了宜兴阳羡生态旅游度假区邵东村书记的介绍,弄明白了芥口这个地方,像极了大自然赠送了一个空调房间:夏天,芥口会有凉意袭身;到了冬天,太阳位置略北移,阳光正好直射芥口,周边山体聚热,所以暖意袭身。我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造就了独特的自然环境,廿三湾拥有了旅游特色资源,在每年冬夏两季的节假日,慕名前来实地体验的游客,越来越多。

看着山泉水流淌,谢书记高兴地分享,多年以前村里尽管没通上自来水管,村民们却很早就喝上了“自来山泉水”:东岭芥气候温和湿润,蕴藏了丰沛的水源,山泉水从山间石缝中日夜不停地涌冒出来,沿着山势流淌,长年累月形成了山间溪流,水质清润甘甜,化验证实,远优于普通饮用水标准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,村民们就利用自然山泉水位高低落差,将山泉水引接到家,直接饮用。勤劳的村民将山泉水用瓶桶灌装好后,运到城里销售,供应给城镇居民和单位饮用。后来,部分城镇居民自备水桶进芥取水,廿三湾成了惠泽人们日常用水的取水宝地。

做好保护,涵养水源,东岭水库功不可没。水库坝长85米,坝高30米,水库容量25万立方。当年决定建水库,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村里没有电可以通上,村民们只能用煤油灯照明,大家伙决定建水库后水力发电。连续三年建设,一次性试运营发电成功。国家电网逐渐进了村,彻底解决了夜晚照明问题。东岭水库利用水力发电的历史结束,转而肩负起涵养水源,为芥下的植物浇灌的重任。当年东岭水库工程建设十分艰苦,廿三湾村民们不怕困难,开山筑水,当年人抬肩挑、板车拖运的劳动场面,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《火红的年代》作为背景,影片中村民们战天斗地的片段场景,就取自东岭水库建设的劳动现场。当地村民们至今谈起,仍然引以为傲。

在廿三湾,我看到了两万多亩竹的海洋,听到了廿三湾人津津乐道介绍毛笋。每年四月份,竹壳包裹,去壳食肉,毛笋就成了老百姓盘中的佳肴,有“开春第一鲜”的美称。新鲜毛笋含有多种营养元素,古代医书《本草纲目拾遗》《食物本草》有记载:毛笋能开胃健脾、润肠通便,有增进食欲、减肥瘦身的功能。春笋好吃,鲜嫩可口,当地村民们最拿手的当令菜品有咸肉煨笋、油焖笋、雪菜烧笋。每年,来春游的游客,喜欢进山体验挖笋的快乐,返程时会带上毛笋,送给亲朋好友共享美味。毛笋是季节性植物,无法长期保存,村民们把春笋去壳煮熟、切片晾晒,经过太阳晒后自然脱水,制成了笋干,经密封存储,一年四季均可食用。毛笋自然生长,没有任何污染,笋干制作保留了毛笋的原汁原味。笋干成了廿三湾上等的土特产品,我真心为每年的笋干,源源不断为当地村民们增加收入创造幸福生活而高兴。

我特别钦佩廿三湾的劳动人民,在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:一棵竹子从地面往上量1.67米(五尺),砍伐割开,沿毛竹切口周长一量,周长7寸的毛竹重量25斤,8寸的重量33斤,9寸的重量42斤,14寸的重量算100斤。这样的快速测算的经验方法,被廿三湾当地的毛竹售卖者和收购者广泛接受与运用,简便通行。

现在,廿三湾周边的道路改造了,环境提升了,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了,廿三湾村民们的生活质量有了质的飞跃。廿三湾“野、俗、闲、康”的山村特色,吸引了周边城市的人们来假期旅行、家人欢聚。我在民宿休闲服务区内,看到服务人员身着蓝布衣,头戴小方巾,在橱窗内正制作着美食。一名笑容满面的年轻小伙迎接了我,他是大学毕业后回家乡创业的有志青年。听小伙介绍,全村村民的民居有空置的,都会自觉交给村里统一装修设计,然后网上提供住宿订房,或者短期租住服务。来租住的客户,有的是一家人欢聚度假,有的是不同类型的艺术家来采风写生。更多的是周边城市的人民群众,利用周末时间,远离都市,到廿三湾觅得一方清静,放慢了脚步,心境得到了滋润,生活更悠闲,生命更健康。

语丝·五里湖

人间四月天

| 华霞云 文 |

那男人估计是小孩爷爷,蹲下来给孩子擦了下眼泪,安慰了几句。看到宝贝受惊吓,心疼得紧,他又举起了树枝准备再次教训这只讨厌的野狗。我想阻止,可张了张口又闭上,心里既同情受惊吓的小男孩,又可怜这只小狗。它一定受伤了,怎么不逃呢?也许它太小了,也许被打蒙了,也许本意只是追逐嬉戏。它哀哀地叫着,不知厄运又将降临,我不由地转过头。

“爷爷不要打,它疼。”一个稚嫩的声音响起。只见那个哭泣的小男孩此刻正用力拉着爷爷的手。“我打死它,看把你吓的。”爷爷气鼓鼓的。小男孩看看小狗,又看看爷爷:“没关系的,现在它不追了,我不怕了。它这么疼,它妈妈看见会难过的。原谅它吧爷爷。”看着这个可爱的小男孩,我鼻子有点发酸,眼里有了湿意。

也许感知到小男孩的善意,小狗夹着尾巴,一跳一跳地来到了旁边的草丛,躺下舔舐着那条被打疼的腿。爷爷扔了

树枝拉着男孩到一旁的滑梯旁继续玩耍。可是小男孩却显得心不在焉,不一会儿,他又过来了,小心翼翼地靠近小狗,手里多了半根火腿肠:“小狗狗,你不准咬我,我给你东西吃。”小黄狗抬头看了一眼,又低下头舔舐伤口。“我不会打你的,你不要咬我啊。”小男孩边说边尝试着靠近。见小狗还是躺着没有什么异样,就放下心来,把火腿肠慢慢伸到小狗嘴边。小狗嗅了嗅,又看了看,试探着咬了一口,然后有滋有味地嚼了起来。小男孩开心极了,开始放心地喂它,眼睛里的光亮胜过天上最亮的星子。很快小狗把半根火腿肠吃光了,它呜呜地叫着,用头去蹭小男孩的手,似乎在向男孩道歉。小男孩也咯咯地笑着伸手抚摸着它毛茸茸的头。

眼前这一幕让我移不开眼。沐浴在阳光下的小男孩像个阳光天使,发着光,温暖了小狗,也温暖了我这个路人甲。

虽已入冬,可我分明来到了人间四月天。

忆旧·古运河

吃扛厨

| 陆兴鹤 文 |

在那物质生活十分艰苦,温饱还没解决的年代,吃扛厨成了人们每年期盼的一件“喜事”,是改善生活、放松心情、凝集人心的一种有效形式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公共食堂刚解散,生活依然困难,我正在上中学,每天走读带饭,带的是稀饭和咸菜。那时队里穷,吃扛厨开始只有男劳力的份,女劳力只能闻闻香味,于是没有男劳力的人家一个劲儿提意见,纷纷鸣不平。后来就让男女劳力都参加,当然开支要增加不少,老人和孩子还是没有资格享受的。其实,女劳力吃扛厨,最舍不得往自己嘴里送,她们要省给自己的孩子吃。我母亲她们采取的办法是荤菜一上来,就进行分食,每人一份;自己不吃带回家给老人孩子吃。因而每逢队里吃扛厨,我上学带的饭菜就可以丰盛好几天,母亲她们则吃

些剩菜剩汤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,队里集体经济已明显好转,由于扩种了双季稻,社员的劳动强度也大大增强,吃扛厨从原来一年一次变成两次,每个农忙结束搞一次,菜肴也不再是大鱼大肉几个品种,有了冷盘热炒,品种扩大到了十几个,吃的对象不再限于男女劳动力,扩大到了全队社员,包括老人、小孩。在那个年代,每到农忙进入尾声阶段,队里的领导就开始商讨吃扛厨事宜了,谁杀猪,谁买菜,谁掌勺,荤菜配几道,如何搭配,越议越热闹,越议分工越明了。吃扛厨那天,像过年过节一样,满村喜气洋洋,特别是孩子们东奔西跑,兴奋异常,他们边玩边窜到厨房去“侦察”,回来向大人们通报菜肴情况。有几年吃扛厨改吃羊子,吃“全羊宴”:红烧羊肉,羊肚炒大蒜,羊肝羊心当冷盆,羊血羊肠烧羊汤,羊油下面条……“全羊宴”可丰盛了,特别是寒冬季节,一碗热乎乎、香喷喷、飘满葱叶的羊汤下肚,直暖心窝,那舒服、幸福的感觉,至今难忘。

生活就是这样,天天吃肉,习以为常,不觉得珍贵、味美;偶尔吃一次,会觉得特别香肥,特别难忘。吃扛厨成为农业经济时代的一道独特风景线,在那艰苦的岁月,它给了人们精神的愉悦,生活的享受,也凝聚了人心,增添了斗志。尽管从现在看来是十分普通的菜肴,但味道之美胜过如今的星级宾馆,白酒之香胜过如今的国酒茅台,让人回味无穷。

